

但工事如何簡單，也非錢莫辦；也不能因為錢的關係而不顧計劃再喊建設輔助港的重要！總要在計劃中去探討，求得技術上的解決，促其早日實現；根據計劃的內容探求款源；款源不足，能否在美援上想辦法？想不到辦法，又由何處可以籌撥？能有若干可資挹注？在工作步驟上，何者應居先完成？何者可以緩辦？陸運與水運工作係由有關機關分別進行，抑由一個機關主辦？應用之工具，除不得已而需新置者

外，是否可以利用舊廢材料作補充？或採取統一運用，不分你的我的都拿出來利用，藉減財源不足的困難？除此蘇澳安平兩地之外，有無其他的港口可多作協助

的輔翼？這一些都要在計劃中去權衡輕重緩急，在窮乏的環境中去找出路；似難等到大批款源籌妥或情形惡化之後再來進行！時間是勝利的因素，表現全靠事實；計劃的階段已過去，目前是如何求其實現的問題，盼望當局早日實踐，應付此大時代的來臨！

文大
掌故

第一張壁報

李中襄

興起了一個漣漪。

我們何以有這樣動機呢？一

民國七年四月或五月間的某一天，唐山學校膳廳內的公告處，向來是作為同學們遺失聲明，出售或徵求書物之類啟事的張貼所，那一日，忽然發見了一張不平凡的，而且相當藝術化的手繪刊物，這是從未見過的報紙

記載有用鋼筆繪寫的許多篇文字。就形式說，每欄都是自左而右，橫行繪寫的，就內容說，有國事的批評，校事的建議，文藝的作品，以及科學工程的介紹，第一篇為發刊詞，說明了我們的旨趣。正中上部橫題着「壁報」兩個約一英吋半見方的大字。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中國第一張壁報。

這是一個編號而不定期的刊物。大約兩星期左右更換一張新的。在新的未張貼以前，舊的不能先取掉，或者先一天才取去。可是從來沒有別人代為取去或撕毀過。自從第二張壁報張貼以後，每次飯前飯後，總是有不少同學擁擠着閱讀，要到十日內外，才慢慢稀疏到三四個人，所以這一幕小玩意，不但激起了同學們的興趣，也激發了我們幾個創作者的興趣，那時候，在唐山傳統的寧靜讀書的校風裏，像是水面上興起了一個漣漪。

閱讀的書報實在太少了。除上海申、新兩報外，有時報、時事新報、北平有晨報，以及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天津有大公、益世兩報，雜誌也祇有商務印書館刊行的東方雜誌、學生雜誌，以及周越然先生編的英文週刊之類，此外還有庸報及科學社發刊科學雜誌。

當時唐山的圖書館，固然貧乏，但是中國的出版界也實在太貧乏了。因此我們幾個喜歡做些課外研究兼有些寫作興趣的同學，妙想天開，創作了這一種小玩意。到了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後，全國學生推了代表，在上海組織了全國學生聯合會，總理會親自到學聯會來過，熱鬧戲唱過了，何以收場呢？當時我是薊榆學生聯合會的代表，薊榆的範圍是潔東一帶，從山海關到天津為止，所有中等以上學校，推舉出席的代表，所以我在全國學聯會的評議會，就爲了收拾當時場面，並展開以後努力的方向，提出了一個「平民教育建議案」，通

過以後，印了上萬份小冊子，各地代表帶回去，作爲此後學生救國工作範本。當然將壁報也列在普及平民教育方法之一，這大概就是壁報傳播到每一學校的原因。

也是「平民教育」一個名詞首先見諸刊物的肇始，後來熊秉三先生平民教育委員會和晏陽初先生在山東鄒平所倡導的那一套，都還是幾年以後的事呢。至於社會教育的名詞，尤其是以後的產物。

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各部隊都沒有政治部，壁報成了政工利器，一種小玩意，受了華禮，居然發生大作用，這倒是未曾預料的。

最後，應該說明的，這第一張壁報製作者，作者祇寫一篇發刊詞，還有許元啓，朱泰信，陳廣沅，吳鴻照，王賡奮，方剛，幾位同學，共同撰作，王君已經逝世，其餘幾位亦不在臺灣，感時懷舊，曷能自己，爰追述緣由，藉供校友們業餘之談助。

一四二三年十月於
臺北知止齋

生

死

邊

緣

沈肇農

本（十）月四日，蘇花公路

上因大雨如注整日不停，以致一七四公里地方坍方路阻，爲了要

維持東部的陸上交通，我們一方面盡一切可能搶修通車，否則接駁亦可，所以由蘇澳開出的上下

午班車，都是按時開出。花蓮方面第二班車由南澳開始出發時，尚不知途中尚有坍方，直至下午八時半到達蘇花路著名災害中心九

第二班車照開，蘇澳去的第一班

車在災害處接駁，免得耽誤旅客的時間，兩班第二班車，則於坍方清理後開出。

蘇花公路每在雨季中，災害是隨時隨地可以發生的；當花蓮